



健康老龄化领域公民社会组织核心个人 社会资本要素探讨

张星曦¹, 刘 浏², 胡 志¹, 秦 侠¹, 陈 任¹

1. 安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 2. 公共卫生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32

摘要:公民社会组织是提供社会养老服务的有效载体,但在参与健康老龄化过程中始终有所欠缺。养老服务领域公民社会组织欠缺的网络、信任、支持等是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促进公民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健康老龄化进程必定有赖于组织内丰富的社会资本。文章通过发掘公民社会组织核心成员社会资本要素,探讨养老领域公民社会组织核心个人所面临的各种困境以及丰富核心个人社会资本的相关对策。

关键词:健康老龄化;公民社会组织;核心成员;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0479(2020)01-033-004

doi:10.7655/NYDXBSS20200108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在老龄、空巢、失能、失智加剧的“中国式”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养老服务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1],健康老龄化是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一重大战略问题的必然选择。健康老龄化不仅是一个医疗保健目标,更是一项社会战略。有效的健康老龄化需要政府、公民社会组织、社区、家庭和个人的协调配合,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深度发掘社会资源。鉴于此,我国政府积极构建“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多层次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养老型社会组织作为提供社会养老服务的有效载体,也是构建多层次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一环。但公民社会组织在参与健康老龄化过程中始终有所欠缺,其发展所需的信任、支持、网络等正是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因此,促进公民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健康老龄化进程必定有赖于丰富的社会资本。本文通过发掘公民社会组织核心成员社会资本要素,探讨健康老龄化领域公民社会组织核心个人所面临的各种困境,丰富

核心个人社会资本,促进公民社会组织积极投身健康老龄化进程。

一、社会资本定义及其维度

社会资本作为当前研究热点之一,已被运用到各个学科领域,成为具有一定解释力的分析工具。但由于社会资本的复杂性,众多学者对它的定义以及测量方式仍然莫衷一是,正如美国社会学者Fukuyama所说,现有的大多数关于社会资本的表述指的是它的表现形式,而不是社会资本本身^[2]。这些纷繁的定义中受到较多认同的是Nahapiet和Ghoshal对社会资本的定义:一个社会单位从它所拥有的关系网络中能够获得的具体的、或是潜在的资源的总和^[3]。

本文在众多理论研究以及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社会资本按“结构—关系—认知”经典三维测量框架进行分类。结构型社会资本是指网络、规范等容易被测量的要素;认知型社会资本涵盖了情感、信仰、价值观等抽象无形却又真实的发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社会资本视角下公民社会组织参与健康老龄化策略研究”(7187400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健康老龄化研究”(71573002)

收稿日期:2019-09-03

作者简介:张星曦(1997—),女,安徽宿州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卫生政策与管理;陈任(1980—),男,安徽颍上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卫生政策与管理,通信作者,chenren2006@hotmail.com。

挥作用的部分;关系型社会资本指的是信任、期望等人际间关系特质。关系型社会资本介于认知型与结构型之间,也有些学者倾向于将关系型社会资本划分为认知型社会资本^[4]。

养老领域的公民社会组织核心个人社会资本是指组织中核心成员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即在组织中具有一定权威、实行一定职能的个体在组织活动中通过其社会关系网络、信任、支持等获得的组织发展所需资源的总和。养老领域公民社会组织的社会资本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组织核心成员(包括领导者)的个人社会资本,其对外获取组织发展所需的资源、提高组织公信力,对内提升个人能力、维持组织的有效运作,是整个组织的核心竞争力的关键^[5]。结合我国养老领域公民社会组织的实际情况,本文所讨论的核心个人社会资本要素具体包括网络、信任、支持、凝聚力与归属感,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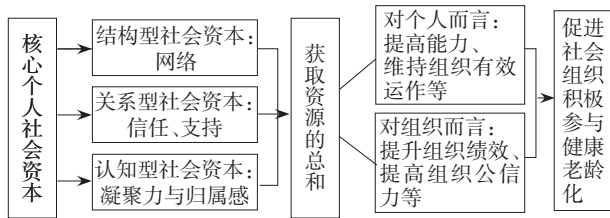


图1 核心个人社会资本理论框架

二、养老领域社会组织核心个人社会资本要素

(一)社会网络

社会网络是指养老领域公民社会组织中核心成员对外互动而发展出的相对稳定的关系网,其中也包括家庭、亲朋、邻里之间的关系交往。对养老型社会组织的核心成员尤其是领导者而言,其对外是组织的代表,对内是组织的管理者和组织成员关系的协调者,因此组织核心个体的社会关系网络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组织的社会关系网络^[5]。布迪厄提出,个人利益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受个体的社会网络规模与数量的影响^[6]。但有学者的研究表明,在提供养老助老服务的众多组织成员中,挂名的主任和副主任很多并非是养老服务领域的专业人士^[7],仅有极少数核心成员的职业背景与养老行业相关,其所拥有的社会网络规模与数量也是有限的,有限的个人网络不能完全满足组织发展的需要。同时,由于个人知名度有限,缺乏某种社会地位或背景,公民社会组织申请境外互助项目、与国外养老组织合作或受海外捐赠的案例少之又少^[8]。而大多非核心成员或志愿者很少参加组织的活动,与组织成员及其他志愿者的联系和交往也较少,其社会网络资源更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利用。

(二)信任

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之一,本文所讨论的信任是指养老领域公民社会组织核心成员所拥有的信任资本,包括核心成员对外活动中与其他上级主体的相互信任、核心个体和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服务对象对核心成员的信任以及核心成员的自我信任。对外而言,核心成员得到合作伙伴甚至上级主管部门的信任,能够提升组织竞争力。对内而言,组织成员对核心成员的信任有利于形成组织内相互信任的良好氛围,使整个组织更有效率。对核心成员自身而言,当其自信才会受信于人。所以,养老组织核心成员的信任型社会资本越高,对组织发展就越有利。养老服务是一个专业性较强的行业,但事实上大多养老型社会组织的核心成员并不具备相关职业背景,在专业知识技能方面缺乏自信,导致核心个人的信任资本缺失^[9]。同时,大多组织核心成员往往忽略了自身品牌效应,无暇顾及知识技能提升以及形象宣传问题。由于自我宣传不到位或自身能力不足,导致老人对组织核心成员信任不足,甚至拒绝接受养老助老服务。

(三)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指养老社会组织核心成员从其所拥有的社会关系中获得的各种可利用的资源。完整的社会支持系统应该既包括制度和法律提供的规范性支持,如民政部门、老龄协会、卫健委、媒体、其他社会组织等提供的正式支持,也包括个体因亲缘、地理位置等社会关系获得的非规范支持,如家庭、邻里、志愿者及老人互助群体等提供的非正式支持^[10]。在正式支持方面,由于健康老龄化领域公民社会组织核心成员大部分缺乏官方背景和社会影响力,很难得到媒体的宣传和曝光,民众知晓率不高因而很难得到捐助。一项关于安徽省养老组织的研究表明,在受访的组织中仅有10.5%接受过社会捐赠^[11]。加之,养老服务行业并不以营利为目的,组织成员的社会地位不高,导致当前养老行业专业人才流失形势严峻^[12],核心成员可利用的社会支持越来越少。在非正式支持方面,由家庭成员、邻里、个体志愿者所提供的非正式支持极其有限,以上种种导致核心个人难以调动社会资源,养老助老活动开展举步维艰。

(四)凝聚力与归属感

凝聚力是指养老组织对核心成员的吸引力以及核心成员对组织的向心力,而归属感是指公民社会组织核心成员将自己归纳进入组织或融入其他组织成员中的主观感受。核心个人与组织成员之间的信仰、共同价值观等是组织社会资本增值的动力,它不仅是核心个人与组织成员之间相互期望的基础,也是组织结构稳定持久的保障。并且,这种

长期稳定的结构会巩固核心个人和组织已存在的价值观、文化观等意识形态共识,并反过来增进凝聚力和归属感^[13]。在一定意义上,组织的发起人是整个组织的代言人,核心成员尤其是领导者的精神往往成为组织的精神“支柱”。但笔者经访谈发现,目前很多养老组织并没有明确的发展目标,仅仅是依靠负责人的情怀得以维持。特别是在一些由个体或较少核心成员创办的组织中,日常管理制度通常被个人权威和家制作风取代了^[14],组织受核心成员个人信仰与作风影响较大,导致内部管理随意,组织缺乏凝聚力。

三、丰富核心个人社会资本的相关对策

(一)拓宽核心个人网络,丰富结构型社会资本

组织核心成员的社会关系网络越广泛,与网络中其他成员的联系越紧密,其通过网络获得资源的可能性就越大,组织在市场竞争中就可以获得更大的优势,以便更好地开展活动和提供服务。组织发展对社会资本的需求不仅限于核心个人传统的亲缘、地缘等非正式网络,因此,核心成员应积极参与相关部门组织开展的业务培训,提升个人能力,拓展健康老龄化领域行业人际关系网络,发展与各种其他组织的关系,充分实现自身价值,才能避免社会资本流失。除此之外,还可发挥服务对象的社会网络资源。老年人作为一种被社会忽视的宝贵资源,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本,如他们积极参与到养老服务工作中,将依然是社会发展的积极贡献者^[15]。在养老组织中接受过服务的老年人对养老机构有更全面的认识,从而消除传统在家养老的心理以及对养老组织的偏见,利用老年人之间的共同语言,发动更多老年人积极加入到养老服务中来^[16],促进健康老龄化的和谐发展。

(二)提高核心个人信任,提升关系型社会资本

对组织内而言,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指挥与服从关系是在信任的基础上产生的^[17]。组织成员对核心成员的信任是建立在长期交往过程中对其道德品格和能力的了解和肯定上的,组织核心成员应形成自身独特的个人魅力,使组织成员相信其能够做出正确决策,加深认同感。对外而言,民政、老龄委等上级部门对组织核心成员的信任是基于其长期的良好表现,提升养老类公民社会组织核心个人的外部信任,需要核心个人不断发展完善自身专业技能,加强养老助老服务质量,从而提高公众接受度与信任度。其次,由于很多老人年龄较大,而且不了解养老型社会组织的具体情况,便反感接触此类机构,他们对养老类公民社会组织的了解只是依靠自我感觉和道听途说^[18]。但是,老人的思想可以开导,核心成员应积极参与策划开展宣传活动,深入大街小

巷,传播先进的健康老龄化观念,让更多的老年人重新认识并深入了解组织,这样对提高服务对象信任力以及养老组织的社会公信力有很大帮助。

(三)引导各方支持,累积关系型社会资本

处在社会网络中的社会成员,其社会支持受到阶层、背景以及个人能力等因素的限制,所得到的支持是有限的^[19],因此必须充分发挥核心个人的支持型社会资本。在正式支持方面,对外需要呼吁媒体方面的支持,打造自身品牌效应,增加曝光度,传播先进的养老观念,让更多的老年人深入了解养老类社会组织。对内应该关心组织其他成员,营造支持性氛围。根据社会交换理论,渴望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关心、是组织成员最基本的心理需求。核心成员对组织成员的关心使其获得心理满足感,缩短上下级之间的距离,提高彼此的信赖程度,从而提升社会支持型资本。在非正式支持方面,要加强公民自身责任感、志愿精神。自古以来,我国就有民间互助、尊老爱老的传统,核心成员应以身作则宣传孝道,为我国养老组织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此外,对于养老类公民社会组织而言,老年人群既是服务对象,同时又是组织发展的强大支持后盾。老年人群之间往往更有共同语言,享受服务组织服务老年人能够更客观全面地认识养老机构,消除对养老机构的偏见和传统在家养老观念,从而获取更多老年人的支持。除此之外,核心成员还应提升自身影响力,通过提升名望、专业技能等赢取外界支持,从而在健康老龄化领域作出贡献^[20]。

(四)强化凝聚力,发展认知型社会资本

一个好的愿景不仅可以帮助组织的领导者塑造个人形象,还可以使组织未来发展方向具体化。基于养老类公民社会组织的特殊性,部分员工并不了解自身工作的实质意义以及重要性。核心成员可通过制定明确的目标以及发展理念来激发组织成员的工作热情,提升成员对组织以及核心个人的认同感,从而加强组织内部凝聚力。除此之外,已有研究表明,领导者在领导方面表现出色,他的员工最有可能拥有更高水平的社会资本^[21],魅力型领导行为通过自身的处事风格、能力等去影响组织内的其他成员,良好的品格会使其追随者模仿^[22]。因此,组织核心成员尤其是领导者可以通过自身的个性特征塑造,加强个人专业技能,善用奖惩激励手段,提升个人魅力,以提高其他成员对其领导行为的认同感。除此之外,核心成员还可以对成员工作与付出给予肯定,激发员工潜能,促使其实现自身价值,这样不仅可以提高组织成员对工作的满意度,降低离职率,还可以激发成员的组织凝聚力与归属感。

综上,促进公民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健康老龄化

进程必须依靠公民社会组织丰富的社会资本,而核心个人社会资本存量决定着公民社会组织的创造力与凝聚力的强弱,影响着组织绩效的优劣。通过累积社会网络、信任、支持以及凝聚力与归属感等方面的核心个人社会资本,必将极大地推动组织绩效提升,促进我国公民社会组织参与健康老龄化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 陈娜,王长青. 社区居家养老的社会支持系统研究——以南京市雨花区为例[J].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5(6): 448-451
- [2] 胡石清, 乌家培. 资本的层次性与社会资本的本质[C]//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 2012年学术年会暨第四届博士生论坛
- [3] NAHAPIET J, GHOSHAL S. Social capital,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the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 [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8, 23(2): 242-266
- [4] 王丹妮. 艾滋病防治领域公民社会组织社会资本与绩效关系研究[D]. 合肥:安徽医科大学, 2016
- [5] 方超. 民族地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领导者个人社会资本对组织绩效的影响研究[D]. 武汉:中南民族大学, 2013
- [6] 陈静,田甜. 社会资本研究综述[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 16(2): 22-25, 35
- [7] 孙苗苗. 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的问题研究[D]. 大连:东北财经大学, 2017
- [8] 腾跃. 我国NGO提供老年社会福利的途径研究[D].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 2014
- [9] 高鹏飞,刘倩. 民间资本投资养老服务:瓶颈与破解路径[J]. 经济研究导刊, 2018(25): 72-74
- [10] 吕浩然. 维汉老年人的互助养老方式及其社会支持系统的比较和阐释[D]. 杭州:浙江大学, 2018
- [11] 张文红. 社会资本与养老服务组织绩效关系研究[D]. 合肥:安徽医科大学, 2018
- [12] 高春兰,班娟. 民间养老机构服务现状调查与对策思考[J].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26(1): 45-48
- [13] 唐震. 企业家个人社会资本与企业组织社会资本关系分析[J]. 特区经济, 2006(12): 36-37
- [14] 熊小叶. 草根非政府组织社会资本提升研究[D]. 长沙:中南大学, 2010
- [15] 杨雅楠. 社会资本视角下老年人参与社区养老服务工作意愿研究[D]. 上海:上海师范大学, 2019
- [16] 梁辉,陈任,马颖,等. 微观社会资本视角下促进公民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的思考[J].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15, 32(1): 74-76
- [17] 胡志. 卫生领导科学教程[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2: 20
- [18] 王军. 武汉市民办养老机构发展的现状,困境及对策研究[D]. 武汉:武汉科技大学, 2018
- [19] 李崇治. 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的养老服务问题研究[D]. 哈尔滨: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2016
- [20] 王蕾. 非营利组织参与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研究[D]. 长沙:中南大学, 2013
- [21] STRÖMGREN M, ERIKSSON A, AHLSTROM L, et al. Leadership quality: a factor important for social capital in healthcare organizations[J]. J Health Organ Manag, 2017, 31(2): 175-191
- [22] 王鑫. 石油企业魅力型领导与企业凝聚力关系研究[D]. 成都:西南石油大学, 2016

Research on the key elements for the core individual social capital of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in the field of healthy aging

ZHANG Xingxi¹, LIU Liu², HU Zhi¹, QIN Xia¹, CHEN Ren¹

1. School of Health Management ,

2.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Anhui 230032, China

Abstract: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CSOs) are effective carriers to provide social pension services, but they are always lacking in participating in the healthy aging process. The pension services network, trust and support which CSOs are lack of, is the core elements of social capital, and to promote CSOs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healthy aging process must rely on the abundant social capital in the organization. This study discovered the social capital factors of the core individuals of CSOs, to explore the difficulties the core individuals of CSOs faced and corresponding measures to enrich their social capital.

Key words: healthy aging;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CSOs); core members; social capital